

项德生◎著

仅仅是 起点

项德生新闻论文集。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资助出版

庆贺项德生教授八十华诞



新华出版社

作者简介

项德生 1938年5月2日生于河北省完县北新兴村，少年时担任过解放区儿童团团长。1959年北京四中高中毕业并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4年大学本科毕业，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入伍从事新闻工作。1978年因病转业回河南，先后在许昌市委党校和郑州大学工作。曾任许昌市委党校副校长、郑州大学新闻系主任、郑州大学新闻与舆论研究所所长，学术著作有《新闻学概论》《舆论与信息》等。

项德生◎著

仅仅是起点

项德生新闻论文集。

项德生八十华诞纪念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仅仅是起点：项德生新闻论文集 / 项德生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166-4034-0

I. ①仅… II. ①项…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75744号

仅仅是起点：项德生新闻论文集

作 者：项德生

选题策划：黄春峰

责任编辑：张永杰

责任印制：廖成华

封面设计：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臻美书装

印 刷：北京七彩京通数码快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字 数：330千字

印 张：21.75

插 页：8

版 次：2018年5月第一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4034-0

定 价：66.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图 1 项德生在系庆 10 周年大会上作报告



图 2 系庆 10 周年颁奖会现场（奖品自行车后为方汉奇教授和陈锐副社长）



图3 欢迎方汉奇教授



图4 在兰州大学主持新闻学硕士论文答辩



图5 邀请方汉奇教授夫妇书房做客



图6 在南京大学拜会郑兴东老师（1999年）



图7 与老同学合影（左为《求是》杂志副主编朱峻峰，右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副院长）



图8 与学生合影（左起赵伟、项德生、朱述新、宋汉炎、郑保卫）



图9 与朱峻峰和郑保卫合影



图10 (从左至右)中国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金嘉声、郑保卫、项德生、新华出版社编辑池平



图 11 系庆 10 周年学术讨论会现场



图 12 与方汉奇教授和王洪祥老师合影



图 13 与河南日报社副社长陈锐合影



图 14 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徐茂魁和郑大王洪祥老师合影



图 15 与郑大新闻系部分硕士研究生合影



图 16 作者在河南工业大学演讲

序

是老师，更是朋友

——我与项德生老师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

项德生老师既是我尊敬的老师，更是我知心的朋友。从196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本科时他担任我们班辅导员，到如今我们的交往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庆贺他80寿辰之际，回顾我们之间几十年的师生情缘，不禁思绪万千……

跟学生“没大没小”的老师

1964年，我从福建龙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年后，人大新闻系受新华社的委托，决定组建新中国第一个新闻摄影专业。当时，系领导从1964级的52名学生中选了20名同学成立新闻摄影专业，我也名列其中。项老师是1965年底接替孙锋老师，担任我们新闻摄影专业第二任政治辅导员的。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跟我们见面，正好赶上我们班要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完成户外摄影作业。那天下着雪，他跟我们一路走一路交流，给我们的感觉是，特别好接近。

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便脱离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上考虑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联……

随着运动的深入，学生和老师们中间开始出现观点分歧，随着分歧的加深，紧接着便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当时，我们人民大学就分成了“人大三红”

和“新人大”两派，相互间把对方视作“敌人”，开始了唇枪舌战。然而，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全班 20 个同学，加上项老师 21 个人，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也有不同认识，但却始终没有分派，这在当时全国高校是极为罕见的。为此，学校还把我们班树为全校“革命大联合”的典型，我们的班长徐光春还到学校去介绍“大联合”的经验。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项老师的工作有着密切关系。那时，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分析形势，讨论问题，及时统一认识，消除分歧，尽可能地把大家聚在一起，维护班集体的团结。

出生于 1938 年的项老师比我年长 7 岁，当时他还不到 30 岁，应该说和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与我们之间虽然是师生关系，其实更像是兄弟和朋友。大家成天在一起没大没小，我们称呼他“老项”，他则亲切地以小宋（宋汉炎）、小苏（苏成雪）等称呼同学。有趣的是，当时同学们称班上的邬思和为“老邬”（其实他在班上属于年龄小的），他也跟着这么叫。他还会常常跟我们“耍贫嘴”、说笑话，相互间绝对地“平等”，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藏族同学周明清，在他面前也会无拘无束地开玩笑。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后来。

1969 年，项老师调离学校前往南方工作，临行前同学们都恋恋不舍。当时因为备战需要，我们正在北京市海淀区的苏家坨农村劳动，同学们纷纷来欢送他。大家相约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倾心交谈，相互勉励，难舍难分，那种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一个大学老师能够如此融入到学生之中，大家把他当朋友，甚至当亲人，这种友情是长期培育的结果，更是项老师人格魅力的体现。

做学问执着严谨的学者

1969 年跟项老师分手后，我们各奔东西，从此失去了音讯。我在人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大连当了中学教师，而且一干就是 8 年。直到 1978 年我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考试，并且荣幸地被录取，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研究生，10 月间回到北京读书之后，才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同项老师的

交往。

在人民大学读研期间，项老师回过人大，见面后，我才知道他离开我们后入伍到了广州军区政治部，之后，他转业到河南许昌市委党校当了教师。1980年，我跟着我的研究生导师甘惜分教授到兰州参加学术会议，会上遇到了郑州大学中文系的刘敏言，他当时是新闻学专业负责人。在交谈中，我向 he 推荐了项老师，希望他能够帮助项老师重返新闻教育岗位。后来项老师总算调入了郑州大学新闻系。

项老师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新闻讲台，成了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教师，这让我非常高兴。特别巧，我研究生毕业后也到高校当了新闻学专业的老师。从此，我和项老师成了同行，我们之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这期间跟项老师有很多学术上的交往与合作。项老师作为一个新闻学者，求学之执着，治学之严谨，思想之开放，思维之缜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项老师在郑大新闻系主攻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都主要在这一领域，这与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我认为，他在新闻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研究新闻理论首先要解决对新闻学研究逻辑起点的认识问题，并且明确指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信息。后来，他还专门撰写了《试论理论新闻学的逻辑起点》一文，此文在新闻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甘惜分老师评价说：“此文是近年来新闻学研究的硕果之一，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项老师认为，我们常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为“事实”是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新闻学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关于某一事实的“信息”。他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本”问题，但是他是把“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因此，我们研究新闻学也应该把“信息”作为逻辑起点。他还以此为依据，并吸收了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的提法，把“新闻是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作为 20 所

院校合编教材的新闻定义。

项老师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研究信息理论并将信息理论引入新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这是他对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项老师总是喜欢学习新理论，研究新问题，琢磨新观点。他很早采用系统论原理研究新闻学，写了《试论新闻学系统的开放性》；他早就开始研究信息和舆论的关系，撰写了《舆论与信息》一书，并组建了“郑州大学新闻与舆论研究所”，自己亲自兼任所长。此举在当时是具有示范和领先意义的，这说明了项老师在学术上的敏锐性和判断力。

项老师也是国内较早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之一。他主张新闻学应该学习、吸收和借鉴传播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对采取闭关自守态度对待传播学的做法提出批判。但是他又坚决反对用传播学来否定新闻学的做法。他指出，我们虽然肯定大众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是一个突破，但不能同意以大众传播学来取代和包容新闻学。

他说，“新闻学研究的只是新闻信息传播，传播学研究的却是一切信息传递形式。相对而言，前者揭示的是具体规律，后者揭示的是一般规律。二者的原则界限不可抹杀。如同哲学不能取代部门科学，一般美学不能取代文艺理论一样，传播学既不能取代也不能包容新闻学。若说‘包容’，倒是个别包容一般，而不是一般包容个别。大众传播学的出现，没有具体解决新闻学发展中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当代新闻学有着自己开拓进取的广阔天地”。

他知道这些年，我在批评“新闻无学论”思潮，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方面做了些工作，在新闻界被称作“保卫新闻学学者”，他对我说，我也是始终在维护新闻学的学者。

这次为庆贺项老师80诞辰，我们想给他出本论文集，他忙活了很长时间，在师母郭秀娥老师的帮助下，整理出了一部书稿，他自己起的书名是《仅仅是起点》。我说，你都80岁了，而且在学术界也算是功成名就了，怎么还“起点”。他说，他今后还要学习和思考，学术研究永远有新起点，永远都在路上。正如他在论文集的后记中所说的，出书“主要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

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他的这本论文集，是他多年来勤奋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结晶。全书30多万字，形式和体裁包括论文、随笔、漫谈、回忆录等，内容涉及新闻理论、新闻策划、新闻实务、新闻教育、新闻改革等，反映出他对那些年新闻界关注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思考，体现出他研究与思考问题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在与项老师的学术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共同编写全国自学考试新闻理论统编教材的一些事。

1999年，教育部要启动全国自学考试新闻理论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主管部门把编写《新闻学概论》的任务交给了项老师。他找到我，希望我能跟他一道来编写这本教材。我当时在新华社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理论课，而且正在写我的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导论》，对新闻理论教材编写有些自己的思考，再说是自己的老师让我配合他工作，于是，我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同项老师开始了后来才知道工作难度不小的编写任务。

之所以说“难”，是因为这种统编考试用教材的编写要求高而且严，不大好掌握。比如，教材面对的是专升本考生，因此不能把用于本科生的教材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总之，内容不能太深，难度不能太大。另外，书中要设置思考题，还要附有考试例题，而且要严格符合国家考试规范。

我们接受任务后，或集中，或独自进行写作，始终密切配合。我和项老师之间的分工是他写前半部分的新闻学原理部分，我写后面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及要求部分。统稿时，我们在一起从头开始，一章一章地往下顺。那时，我们常常会为一个概念，或某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退让。但无论怎么争论，最后总能取得共识，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始终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统领，而且都会以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基本观点为旨归。

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我们都会反复讨论，力求达成一致。例如，在谈到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界限与区别时，我们都毫不